

李定国

承蒙上海大学出版社的厚爱,我的第一本音乐人物传记和乐评文章专辑《乐声传奇》,即将付梓出版。

岁月匆匆,往事历历。我生在新中国,长在红旗下。从小就受到革命理想主义教育,立志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之人。我的父母都出身于世代读书人家,我也是在书堆里和音乐声中成长的。

外公陈锡华,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。当年与宋子文、潘公展和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为同窗挚友。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,信奉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,于1927年春创办了青年中学(今比乐中学),推行现代教育。外公是个时尚洋派之人,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,就有自备汽车。他喜欢音乐,家中有钢琴、有最早的百代唱片公司的立式唱机,中外唱片也应有尽有。由此也深刻影响了家中的子女。我二舅陈忠庸后来成为男高音歌唱家,与刘秉义为同门师兄。我大舅也是音乐的狂热爱好者,他收集各种声乐唱片。我大姨妈和母亲早在教会学校学习时就学习钢琴,以后又经常客串多个私立电台的歌唱表演。

正因为家中有这样的氛围,我从小就喜欢上了音乐,最爱听唱片。上小学后,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唱片,此举还影响了正在上幼儿园的胞弟。我对旋律优美的轻音乐和独唱情有独钟,对许多经典的中外名歌和名曲中的唱段和旋律,至今还烂熟于心,如数家珍,甚至能倒背如流。这对于我以后的音乐写作有着极大的帮助。

我父亲李佐华多才多艺。他早在中学时代就与同窗莫逆挚友王福龄(《我的中国心》《南屏晚钟》和《今宵多珍重》等歌曲的曲作者)一同跟随陈歌辛学习钢琴、作曲。他虽在大学学习生物专业,以后又长期从事科普教育工作,但骨子里一直对文艺情有独钟,业余时间创作过多部影视剧本。父亲有意识地培养我和胞弟对文艺的兴趣,从而开拓我们的视野。那时的每届“上海之春”的音乐会及各地方文艺团体来沪表演歌舞专场,他总会带我和胞弟一同去观摩聆听。

阅读和赏乐,始终伴随我的青少年时光,而学习音乐则始于青春岁月。我天生有副好嗓子,学生时代带领全校同学领唱《毕业歌》时的场景,至今难以忘怀。我跟随过董爱琳、蔡绍序、葛朝祉和温可铮等好多名家。但我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,没学得真功夫。那时为了想去报考部队文工团,我还同时学习过单簧管、手风琴等,但由于天性好动,学习又不太认真,不能专心致志。因而我学乐器和声乐一样,还是小猫钓鱼式的三心二意,没能成器。

但这样的学习和从艺经历,无形中使我开拓了视野和认知,并广交了朋友,增长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。尤其与温可铮大师三十多年情同父子的交往,使我能全面深刻了解了中国歌坛的过往和现状。正因为我对歌唱有了全面独到的认知和见解,从而对我以后从事音乐制作和撰写乐评文章大有益处;更对我策划、组织大型音乐活动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歌曲和音乐一样,都是时代的记录者。它不仅是光阴的坐标,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印记。在我的音乐制作生涯中,除了父母的全力支持外,还有两位贵人相助:一位是我从小就敬仰的乐坛泰斗贺绿汀,另一位是与我生死相依的胞弟李建国。年少时由家父引见,我与贺老相识,并从此交往很多年,他视我如同自己人。我的音乐观,是长期受到贺老醍醐灌顶般的教诲而逐渐形成的。我每次举办的重大音乐活动,事先总要请教贺老出谋划策,为我把关。

我胞弟李建国是名画家,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高级动画设计师,他作为主创人员参与过多部剪纸影片的拍摄。我人生中的所有音乐活动,基本上都是我和胞弟一起商量、策划、组织的。胞弟常常为了落实演员,走南闯北,往返于京沪。但为了成全我,他甘愿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幕后辛劳,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。我想:这无疑也是血液于水的同胞手足情。

音乐和写作,是我人生的情怀,更是毕生的追求。

田文早茶(局部)
(布面油画) 王煜宏



我偏爱上海的西面,这片区域包括但不限于法租界时期高雅摩登的西区,而是延伸成地理和时代跨度更大的场景。风格老别墅、红色革命家

上海城西

何菲

因为它具有某种气息。从布局到细节皆有功夫,温良沉着,有序,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风度与温度,以及常常被忽视的世俗文化和市民价值,能勾起强烈的乡愁感,置身其中,似乎是一场沉浸式文旅。

上海城西闷骚的马路和街区不胜枚举,汇聚着各年代的经典建筑和传奇轱轳,曾被遗失的东方情调在这些区域首先复活。对知性的涵养、对旧物旧情旧时光的珍存,仿佛是它们的一贯追求。或清新,或隐逸,或神秘,不紧不徐地勾勒出人文与生活业态的整体气质,如此种种,无疑由一条源远流长的脐带牵扯着。这气质也能被称为:文脉。

新华路一番禹路—法华镇路一定西路—延安西路及其中的阡陌巷弄是我

最基础的生活圈,是我的西区掌纹。梧桐掩映、花木扶疏的新华路是上海第一花园马路,外国弄堂、各国风格老别墅、红色革命家故居、总领事馆、公使领事官邸、近代民族资本家私邸、影城、民族乐团、轻音乐团、哥伦比亚花园星罗棋布。一千多年前,李商隐为证明“扇裁月魄羞难掩”穷尽风骚,而在我看来海派之美的精髓就是隐忍而不失优雅,是欲说还休的故事感和浑然天成的氛围感。

有时我也会向东穿过华山路,越界到魔都真正的顶级街区湖南路、兴国路、武康路、泰安路一带。更多时候我止步于华山路。我想那是一种阶层感的羁绊。那些矜贵的小马路优雅超然,有着因见多世面而气定神闲的能量场。高墙浓荫,庭院深深又语焉不详,既有着旧时风华,又有着某种对世俗文化居高临下的包容,点到为止,心照不宣。那一带最亲切的依然

是武康大楼。它高贵,却是平民的网红,与我的物理和心理距离更近。这座郭达克的代表作是魔都的时间线。“空中蜘蛛网”拆了,外立面修缮了,初春梧桐爆芽了,深秋梧桐叶落了……武康大楼的人生中但凡发生点什么,全上海略有文艺心的男女老少都会跑来打卡,认真又深情的记录这艘诺曼底巨轮微妙的嬗变。在去年疫情峰值

期,商户紧闭,四下萧瑟,看到武康大楼我依然很心定,总感觉它在十分靠近我的地方,像墙一样可靠地陪伴着。衡山路这些年清静了。清寂而不落寞,在我日渐懂得“少即是多”的年纪,衡山路也正悄悄做着减法,红灯酒绿少了,喧嚣的旧业态走向沉寂,高雅风华再现。所有的出现和消失都有条不紊,有理有据,成为大文创佳作。

在我的闹猛年龄,也正是衡山路宝马香车,商户云集的时代。当年酒吧街的标签现在看来是拉低了衡山路的品位,就像名媛挂满五光十色的假珠宝,而真正的名媛素以为绚就能惊艳全场,那种磁场是灵魂散发出来的力量。

走在衡山路上,我时常会想起那些消失的、有些清流气质的店,进而追溯到一些往事和往事中的人,如此就温柔而惆怅起来。原来他们都还在记忆内存里。有一句歌词深合我意: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那里。

衡山路及其延伸开去的衡复风貌区,是上海市文脉的发源地和承载区,是兼具百年历史文化精神与未来时尚特色的文化高地。新旧交替、升级迭代之际的百年衡复,正运筹帷幄等待着整合成一盘

倾仰钟摆,你会感到这一生已经没有退路。那么单调的咔嚓咔嚓的节奏中,有时光在飞逝,有岁月河在流淌,有滚滚红尘在大浪淘沙般地把人生的单程车票打量,计算着你还有多少站路,还能说几大堆话,还能做成几件大事,还能像歌曲里唱的,为大地装点几分春色,在他人心中谱写几串或者欢乐或者忧伤的音符……

过河的卒子

李新勇

非洲的一个种族,把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年龄计算60岁,以后,每长大一岁,就从60岁里减掉一岁,直至减完这“分内”的60岁,然后再从“赚得”的60岁开始。

提到非洲,人们就会联想到落后。可这个部族的这种计算岁数的方法,我看除了非洲,其他民族创造不出来。作为一个体的生命,是一截或长或短的线段,而不是无限延长的射线。这里面蕴含着关于“惜时”的谆谆告诫,甚至可以说是咒语。那么,把生命比作草木也罢,看作钟摆也罢,都无外乎在重复着一句话:千万不要在跨过这道门的时候,准备上路了,一转身,又回到起点。

人人都是过了河的卒子,人人都在人生这盘棋局上走着。只有角色和职责的不同,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。走你该走的路,不要为走过的路痛心; 蹉你该蹉过的河,不为蹉过的河后悔。

开弓没有回头箭,过河的卒子不回头的。

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。这是民间对于生命的理解。请不要责怪这话本身有灰色意味。事实上,能想到人生苦短的人,才更懂得珍惜生命;只有那些想透生命是一个极值的人,才可能没有抛洒地把属于自己的有限的时间利用起来,投入到他目前正做的、为别人甚至为自己的、有价值的事业中去。

踏进上海展览中心的大门,映入眼帘的是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,气场丝毫不逊色于周围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大厦。历史的庄重感让每位进入其中的人心生敬意,这里也是每个上展人梦想起航的地方,新一代上展人的青春之歌在这里唱响。

新一代上展人的青春之歌

张明诗

此后的几天里,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,每天都有方方面面的领导莅临检查,布置工作也跟着会议活动的要求不断调整,各类设备设施等根据需求的变化,不断优化升级,更新调试,我们上展人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认真备战。

11月12日早上6时30分,我们就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。按照中央有关部门对当天服务保障的要求,服务人员一律不得携带手机,行动范围也有严格规定,沟通非常不方便,现场遇到的任务问题都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去快速解决,每一个判断和决定都至关重要,不能有任何一个细微的差错,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次考验和挑战。

在大会开始前,我依靠着以往服务保障重大政务活动的经验,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主席台准备工作三步骤,泡茶头、倒茶水、上毛巾。每一项工作完成后,我都会认真检查,再做下一步,确保每一个

细节都完美,尤其是主席台上的杯子,当时共检查了四遍,第一遍检查茶杯质量,第二遍检查每个茶杯内的茶叶量,第三遍检查,核对茶水需求,第四遍检查台上的茶杯横、纵整齐,杯柄角度是否统一。

在会议期间加茶水的那次,是我多年来在主席台上服务工作中最紧张的一次,我在上台前给自己做足了心理准备功课,告诉自己千万不能“怂”,要相信上展人的能力,也要处变不惊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,带上自信的笑容,向全世界展现一名上展人的服务水平。事实上我们都做到了,我们用稳定的状态,从容地完成了这次任务。

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的胜利召开,是上展集团继2014年亚信峰会之后,承担的又一国家级重大政务保障任务,我们正朝着“安全、有序、温馨、出彩”的政务保障工作目标不断迈进。

十日谈

参与扶贫工作的餐饮从业者,经历过脱贫攻坚的苦,也品尝过山乡巨变的甜。

责编:徐婉青



前段时间在旧书店购得一本姚克的作品,因此认识先生。鲁迅曾对姚克说,“写英文的必要,决不下于写汉文,我想世界上热昏一定很多,淋一桶冷水,给清楚一点,对于华洋两边,都大有好处的。”董桥很欣赏姚克,著文道:“姚克了不起,英文通透,中文高洁,翻译剧作,当代译手都望不见他的项背。”董桥曾逐字逐句对过姚克译的《推销员之死》,感叹受用一生。《推销员之死》是阿瑟·米勒的名著。董桥说,米勒的文字清朗而动人,姚克的译文恰巧是米勒文采的倒影。

又见姚克

沈琦华

姚克的著作不多,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认识他。姚克曾协助写出《西行漫记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编译鲁